

◎
孔雀之道
◎

陳舜臣 著

張玲玲 譯



陳舜臣作品集⑤

孔雀之道

原 書 名／孔雀の道

作 者／陳舜臣

譯 者／張玲玲

責任編輯／游奇惠・陳穗錚

發 行 人／王榮文

出版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65-1212

傳真／365-7979

著作權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電腦排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 1996 年 10 月 16 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 250 元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(Printed in Taiwan)

ISBN 957-32-3101-8

在蘭波太太的身上可以看到超越年齡的美，那或許需要經過歲月的洗禮吧。總之，這種美絕非年輕女孩可以相比。而且，也不只是態度沉穩，在她銀框眼鏡後面的眸子裡，還閃爍著清澄卻又浮動的光芒。

（她是個意志力很強的女人。）

這是中垣看見她時的第一印象。

「應該不會和船身一起被報廢吧。」

中垣將手肘撐在桌上，眯著眼睛回答。每次看見這個女子，他便不由自主地有種睜不開眼的感覺。

「快到瀨戶內海了。剛才上甲板，彷彿已經聞到日本的氣息呢！」

蘭波太太說著在中垣對面坐下。她雖然只是靜靜地坐著，中垣卻隱隱感覺她的語言和動作，都隱含了另一層深意。

「您離開日本多久了？」

中垣問。他聽別人說，蘭波太太至少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。

「兩年前回來過一趟。」

「經常回日本嘛。」

「但我似乎沒有那麼完美哩。」

中垣說著想要苦笑，臉上的肌肉卻鬆弛不下來。

一年前，他從日本出發前往印度時，也是乘船。那時的他有滿腔青春的熱情與抱負。而在印度的這一年使他的信仰動搖了，對學問的熱情也爲之降低。

當然，其間有許許多多的原因。不過他從大學畢業以後，一邊在高中教書一邊存錢，全心全意要完成到印度遊學的夢想。期待太高以致夢想幻滅，受傷的程度亦相對成正比。

他明白同樣的情況將會發生在羅絲身上，因爲她心裡正爲母親的國家而悸動著呢！

「到底完不完美，恐怕連自己也不清楚吧。好歹試一試嘛。……對了，你回日本之後是要投身於寺廟，還是繼續做學問？」

「還沒決定。」

年老的父親希望中垣回信州的寺院當住持。假如他真的選擇走這條路，那麼以後陪伴他的將會是和葬禮、墳墓、施主周旋的生活。至於回學校從事研究工作，他對自己做學問的熱情又有點擔心。

「不管是當和尚還是當學者，都不妨一試啊！」

蘭波太太說完站了起來。她的高跟鞋在紅絨毯上印下一個個的痕跡。中垣覺得，每一步都殘

三月初。儘管沒什麼風，但是早春的海面仍然冷冽得刺骨。

羅絲像是想躲進帶有皮毛衣領的大衣中似地，縮著脖子喃喃說道：

「啊！那是日本的燈呢！……」

遠方陸地寂寥地閃爍著幾盞燈，海面上也有點點船燈呼應。

「終於快到日本了。」中垣也豎起大衣的領襟。「羅絲小姐，妳的感想如何？船離開香港的時候，妳曾經表示此行與其說是去日本，不如說回日本來得恰當。」

羅絲把身體凭靠在護欄上。

「說起來奇怪。我十四歲以前在日本，其後十三年在英國，兩地待的時間正好各佔一半。可是，大概因為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吧，心理上總感覺是回日本。」

「雖說是一半時間，但其中有幾年還不懂事呢！」

「其實我在英國待得比較久！然而，我對日本卻念念不忘。對我來說，思念日本的心情宛如思念亡母。」

「日本。……對妳而言是母之國啊！」

「嗯！它是母親的國家，也是我童年的故鄉。所以，我認為這次是『回』國。不過，越接近日本，心裡越惶恐。回家的心情應該不會這麼複雜呀。……」

中垣也將身子離開護欄。

「我想知道有關家母的一切事情。家父早兩年過世了，之前他從不提母親。我只知道母親是在神戶去世的，當時我才五歲，當然什麼也記不得。啊，我真希望有人能幫我多調查一點母親的事。……中垣先生，你願意嗎？」

「我？」

中垣感到意外。既然急迫地想知道母親的一切，為什麼不自己去查呢？羅絲的個性應該很積極啊！

髮色黑中帶栗的她是個聰明而且敏感的女性。雖然夜晚的甲板上看不清對方的表情，不過她似乎已覺察到中垣心中的困惑。

「我想知道母親的真實面貌。我猜神戶應該還有人認識我母親吧。可是，假如由我……羅絲·基爾摩去打聽的話，人家還會告訴我真話嗎？」

「妳說的也有道理。」

羅絲考慮得沒錯。一般人大多不會當著女兒的面批評她的母親，只會讚揚故人的優點，對於缺點則多所隱瞞。

「所以我不能自己去打聽啊。……中垣先生，上次你不是說在回鄉下以前，會在神戶待一陣

子嗎？」

「嗯。……」

中垣打算在神戶靠岸後，不直接回信州，先去親戚島田良範那兒。他想和島田碰面，了解一些情況，以便作爲今後行止的參考。

駒橋和子結婚的消息是島田寫信告訴他的，但他並不知道細節。島田怕中垣感到沮喪，僅僅說出事情發展的結果而已。

若不探明她的真心，將無法決定自身的何去何從。——中垣抱著這樣的心境。

「你會在神戶待多久？」羅絲問。

「嗯，還沒決定。少則一兩天，多則一個禮拜吧。……」

「會很忙嗎？」

「應該不會。」

「那麼，請你務必抽空幫我查一下亡母的事。……從前我一直以爲母親是病死的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並非如此。所以，我很想知道真實的情況。」

「妳說她不是病死的？」

「是意外。」

中垣想起了友人島田良範。

島田從讀佛教大學時起，就不愛經典只愛小說，也曾經在同人雜誌上刊登過幾篇小說。中垣要去印度之前曾去找過他，當時島田雖然已在神戶任僧職，但對小說仍舊難以忘懷。

那時流行以伊安·佛萊明爲首的間諜小說。

——間諜小說一定要有現實做根據。像我就打算先調查某個間諜事件的詳細始末，再以它做爲藍本寫小說。一定是非常精彩的傑作！

還記得島田搖晃著碩大的身軀，一副躊躇滿志的模樣。

「對了，我的朋友說不定對這個事件有研究。」中垣說。

「你的朋友嗎？」

羅絲輕拂鬢邊的髮絲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起風了。

「是個迷小說的和尙。而且還說過爲了寫小說，要調查真實的間諜事件。……這個人現在正好住在神戶，所以他或許已經調查過你說的馬歇爾事件呢。」

「那真是太巧了。」

「總之，我會和他碰面，問問看。」

「拜託！」

「起風了。」

中垣拉起外套的領襟說道。

「我們進去吧。」

羅絲輕輕敲打護欄，轉身朝後走去。

她走路的姿勢，與蘭波太太走出沙龍的樣子如出一轍。高跟鞋的鞋跟也彷彿重重地鏤刻在甲板板上。

中垣像是被帶領似地跟在她的身後。看自己走路的模樣，大概便可猜得出這個人沒主見吧。

走到船艙門口，羅絲忽然回過頭說：

「我這次回日本有三個目的，一是希望多知道一點有關媽媽的事；二是調查馬歇爾事件；三是治療我受傷的心。」

口氣像是在鄭重宣示。

不只對中垣，也是說給他自已聽。

大概意志堅強的人，必須時常自我提醒吧。

中垣送羅絲到房門口，轉身折回。

海面十分平靜，船身也沒有搖晃的感覺。可是，中垣卻緊抓住安裝在走廊牆上的鐵欄杆，嘆

了一口氣。

（這列油漆斑駁的欄杆，也會變成廢鐵一堆吧！……）

中垣覺得被羅絲堅強的意志擺佈，直到這會兒才從她的魔力中掙脫出來。儘管並沒有唸任何咒語，卻有種蠱惑人似的感覺。

欄杆變成廢鐵，終究會被銷熔，歸於無形。那不正是耳邊慣常聽到的佛學道理。

色即是空。——

佛經中的「色」，指的是有形的物質。從印度回來的中垣，不斷在心中默唸著它的梵文「魯巴」。

他用手掌拍擊著欄杆。

不知不覺中，竟重複羅絲剛才的動作。

中垣趕快縮回手掌。

（為什麼會畏懼羅絲的意志力呢？）

他悄悄捫心自問。

一事無成，而且茫茫人生不知所終，他回到了故鄉。這樣的他，難怪會被羅絲這樣強烈的念力牽引。

說畏懼或許有點誇張，應該說羅絲的意志力刺眼得厲害。但他認為，只要忍耐一下，自然會習慣的。

接受羅絲懇求調查她母親的爲人，對中垣來說未嘗不是一個機會。這段期間，或許可以藉著和她接觸，受她的影響，而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。

（蘭波太太也勸我試一試。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就好好幫她忙吧！）

中垣暗自決定。

第二天下午，武昌號抵達神戶港。

（終於到家了！……）

中垣對於自己只有這麼一點感慨，而覺得慚愧。

船進到港內，緩緩接近碼頭，乘客們幾乎都湧到甲板上。中垣也夾在蘭波太太與羅絲中間，從甲板眺望神戶市和遠處的山巒。不管市區的建築物還是如屏風般的六甲山，全沐浴在陽光的照射下，亮晃晃地閃耀著。

羅絲褐色的雙眸筆直地凝視前方，同時輕咬下唇。她的中心一定正澎湃著對母親的思念和對馬歇爾事件的好奇，年輕的力量滿溢而出。

蘭波太太的臉上則不時浮出淺淺的微笑。——她即將踏上思念人兒所在的土地，內心的滿足

梅花綻放

今年梅花開的時間比往年遲了半個多月。

儘管如此，須磨祥順寺的梅花才剛剛含苞待放。

年輕的住持島田良範把座墊拿到走廊，然後將巨大的身軀置於其上。

「嘿啲！」

他一邊發出吆喝的聲音，一邊盤起腿，似乎太過沉重的身體很難駕馭。

「你好像又胖了一圈。」

看見島田龐大的身子巍顛顛地坐在座墊上，中垣忍不住說道。

島田用手摸摸頭，「沒法子啊！閒得沒事幹，只好拚命長肉囉。看來非得做美容體操不可啦。」

「你啊，是心寬體胖。」

中垣說著，在島田的對面坐下。

坐計程車到須磨祥順寺的途中，中垣遠眺車窗外神戶的街景，並沒有產生歸國的特殊感動。直到現在，他才有種終於回到家的感覺。

（是因為梅花花蕾的緣故嗎？）

中垣怔怔地望著院子裡的梅花蓓蕾，如此想道。

島田繼續說：

「對方是插花老師的親戚。父親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，他本人好像是常務董事，工作之餘在河原町開了一家小咖啡屋。瀟灑的咖啡屋老闆本來便對女孩子很有吸引力，學校老師或和尚根本比不上。至於那時駒橋小姐會看上你……說句不客氣的話，我認為她是被你憂鬱的臉孔給迷住了。可是一臉愁容的人只能觀賞，要長相廝守可就有麻煩。所以你去印度以後，她大概也想通了，還是選擇嫁給咖啡店老闆兼年輕實業家比較穩當。……這是任何人都會的簡單算數呀！」

島田說話的時候，中垣一直看著院子的方向。不過，他能感受到島田逡巡似的視線盯著自己的臉側，讓人很是難受。

「或許很殘忍，但我覺得應該儘量讓你明白真相。」

說完，島田乾咳了一聲。

「就這樣？」中垣問。

「事情的梗概就是這樣。」

「沒事了。」

「呵，鬆了口氣。還以為你會追根究柢呢。」

「在印度大徹大悟了嘛。」

中垣笑著說。笑聲出乎意料地爽朗。他把視線從梅花樹移開，發現島田如滿月般的臉龐露出了安心的神色。

回日本一定得面對駒橋和子結婚的消息。這事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，所以剛才島田一提起和子，他便立刻產生終於回家的感覺。

「我想向你打聽另外一件事。」

中垣將大拇指抵住下巴說。

「哦，別的事？」

島田一聽中垣有興趣的不是駒橋和子，態度立刻放鬆下來。他把盤著的雙腿向前伸，疊放在一塊兒。

「還在寫小說嗎？」中垣問。

「偶爾，反正不急嘛。」

岸尾常三 前憲兵中尉，當時三十歲，爲了調查該事件，從東京調來神戶。長野縣S郡G村人。

吉岡二郎 B報社記者，熊本縣人。

「才這麼一點哪？」中垣難掩失望的神情。

島田誇張地聳聳肩，「這些是爲了日後查資料所收集的重點筆記，我不是說過還沒著手嗎？……別小看這點資料，可是相當珍貴的線索呢！」

「好吧。說明一下，這些資料到底有什麼寶貝？」

「這些資料是一位叫岡崎的老特務警察說的。他啊，年紀大了，頭腦不清楚。我只能從他那兒打聽出這些。」

島田搶也似地把卡片從中垣手中扯回去，接著說道：

「在這起事件中涉案的有三個人。由於主嫌犯馬歇爾自殺身亡，使得調查無法繼續下去，所以基爾摩被釋放，而這個叫王慎明的中國留學生也被驅逐出境。喏，這便是整個事件的梗概。」

「拜託我調查的，正是基爾摩先生的女兒。」

「是嗎？……嗯，聽說基爾摩先生在日本一直待到昭和三十年。」

「她的母親是日本人。」

「那麼她就不是金髮囉。」

看來除了卡片記載的事情以外，其餘島田一律不知。他在卡片的西蒙·基爾摩那一欄後面加註——娶日本婦人爲妻。

「她的母親呢？」

「在女兒五歲時去世了。是昭和二十一年的事。」

想到要解釋被火燒死有點麻煩，中垣只簡單地答了幾句。

「昭和二十一年時五歲，那麼她……嗯……現在是二十七歲吧。正是最美的時候。」

島田笑嘻嘻地說。

「她要在扶桑女子大學當英文教師。本來是專攻歷史的女學者。」

「不管是女學者也好，女教師也罷，美女就是美女。……喂，中垣你要不要進攻啊？我看你很有希望喲。仔細再想一想，像我這麼胖，即使見了面，也不會有戲唱，還是算了！」

島田搔著頭說。他故意用開玩笑的口氣說話，似乎是想鼓舞中垣因駒橋和子移情別戀而受傷的心靈，但又怕太直接的表白會讓中垣受窘，只好採取這種閃爍其詞的方式。

對中垣而言，治療受傷心靈的方法，倒不是和羅絲交往，而是學習她積極的生活態度。